

鄉



訊

2021
March
三月份



2020-2021 理事會交接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2021 年 3 月理事會公告

1. 因疫情緣故，2020 年及 2021 年理事會於 2 月 17 日在台灣中心外面交接。前任會長葉芸青介紹新舊理事外，還特別自掏腰包製做獎狀頒發給 2020 年理事及顧問們，感謝各位的辛勞、貢獻及服務。2021 年起將由新會長邱銖寬帶領新團隊（參考 2021 年理事會的名單）邁向新的一年，希望疫情早日結束可以辦理活動，期望鄉親們可以見面交談同樂。
2. 今年同鄉們的捐款非常熱烈慷慨，在此感謝下列各位的熱心贊助：
石士峰、陳文材、黃獻麟、廖安邦、郭婉美、陳本源、石秋洋、郭蘇翠娥、施性義、朱國龍、楊萬國、蔡慶三、曾俊隆、李敏修、蘇賢二、吳哲光、魏宏德、陳坤木、黃聖淵、梁昌夫、洪梅紅、陳宗仁、郭建宏、林伯仔、林丕旭、張祥、呂芳志、溫隆宗、王旭坤、許鈞南、楊德賢、高筱芳。
如資料有誤，請聯絡廖翠玉(513-293-1458) 或 email: tricia2229@gmail.com。
3. 2021 年同鄉會會費尚有 80 多人未繳。請同鄉們注意在鄉訊封底的廣告頁上，印的郵局條碼和您的英文名字之間，如印有“2021 membership fee paid – Yes”，表示您已繳費；印“2021 membership fee paid – No”，表示尚未收到。如不是會員，只印“2020 membership fee paid – ”。
未繳會費的同鄉們，煩請速繳會費 \$30，寄給同鄉會（SDTCA）。如記錄有誤，請留言給邱雪珠(858-451-2706) 或 email: yuki_ju@hotmail.com。謝謝大家的合作及支持！

編輯室報告

- 下期（4 月份）鄉訊將於 3/23/2021（六）編排，截稿日期是 3/27/2021（二），敬請如期踴躍賜稿，來稿請用 Word 文檔。
- 大家好，鄉訊是大家共同的園地，目前鄉訊極缺文章，拜託鄉親支持投稿。COVID -19 疫情已過一年，鼠年台灣同鄉理事會，懷才未遇，有志難伸，未能大展身手，心有戚戚。相信被關在家的同鄉亦有極深感觸，回台探親、住疫情旅館、在家上班、遠距教學、兒孫網路上課、失業、第一線的醫療團隊…等。煩請鄉親分享經驗，編輯一定請吃飯。謝謝！

棒棒糖紅包袋 歐春美

今年的農曆過年因為疫情的關係特別靜寂。感恩節聖誕節之後全美國各地疫情加速嚴峻，南加州第一線抗疫醫護人員不分晝夜挽救患者生命。Sharp Chula Vista 醫院特別小組聯絡人迪克森曾提到一些醫院裏小驚喜大收穫的例子，台灣中心管理委員會和北美洲台灣婦女會聖地牙哥分會決定在農曆過年也提供第一線醫護人員一點小小的驚喜，繼感恩節午餐之後再次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

我們和夏普 Chula Vista 聯絡以後決定購買 See's Candy 的巧克力棒棒糖和有 Thank You 字樣的薄荷糖放在紅包袋裡送給 ICU 和 Emergency Care 的所有員工。這一個活動的另外一個

意義是想要讓美國人知道農曆過年不是只有中國人的年。一般美國人都稱農曆新年為中國新年，我們特地在紅包上面貼紙寫 Happy Lunar New Year. 當天還和他們的代表解釋了農曆新年的意義。所以他們在和我們交談以後就改口說農曆新年而不說中國新年了。

疫情以來我們提供的 PPE、口罩、午餐、小紅包、毛毯，和婦女會 sewing angels 提供的護士帽充分的表示聖地牙哥台美人關切社區服務的誠心。夏普醫院已經幫我們列為他們的重要支持人及好友之一。台美基

金會的名稱展示在他們的 Supporter Digital Board 上（見附圖）。我們非常欣慰在疫情之下我們有能力為社區做一點服務，展現鄉親熱心支持公益，不落人後的精神。能伸出援手的人是有福的。再次感謝所有提供愛心捐款的朋友們，惜福！祝所有鄉親朋友新的一年遠離病毒，平安健康，順心如意！



憶高雄

唐望

高雄是我真正的故鄉，我在那裡唸了一年雄風幼稚園、六年三民國小、六年高雄中學。在台南唸成功大學的時候，每個週末都會回家打牙祭，直到當兵才離開，是個道地的「高雄人」。青春已逝，只留回憶。

高雄古名「打狗」(中文取其音)，日本人在1920年改名為「高雄」(日文書寫漢字)，其源自日本京都右京的高雄山。荷蘭人在1624年、西班牙人在1626年分別登陸安平、淡水殖民之前，高雄平原是原住民馬卡道族的聚集地，當時中原文化尚未進入台灣，可見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神話，不攻自破。明鄭到清治時期，漢人逐漸移入，並將平埔族群漢化，成為今天台灣是移民國家的景象。

我父母的祖先，千百年來，世居湖南省邵陽縣，居民大都務農，且不識字，說他們彼此才懂的方言。直到祖父那一代，才知道學識的重要，賣了地，把父親送到省會長沙市去念中學。中學畢業後父親很爭氣，二戰

期間自己跑到重慶，去唸免學費、又提供食宿的國立師範學院工業教育系。1945年八月二戰結束，他剛好畢業，學校分發工作的地區，只有兩種選擇：不是新疆、就是台灣。其他的同學都去了新疆，只有他隻身來到台灣、落腳嘉義。一開始他擔任嘉義市政府民政科長。1947年「二二八慘案」發生後，父親深惡痛絕當政者對台灣菁英的迫害，立刻請調到嘉義工業學校服務，從此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永離政治圈。

當時國共內戰，已經在東北開打，經過遼瀋、徐蚌、平津等三大戰役後，共匪實質上完全控制了東北和華北兩大地區，長江成為國民政府保衛戰的天險。1949年4月23日晚，人民解放軍開始渡江，不費吹灰之力就在第二天佔領首都南京，國民政府民存實亡。父親在台灣心急如焚，一直惦念著在老家的母親、妻子和七歲的兒子，但是他有公務在身，不能返回老家，親自陪同他們來台灣。於是商請一位同鄉好友-鄧植品先生，帶著他手諭返鄉，要家人盡

快隨著鄧先生來台灣跟他會合。當時在老家的三人，一生都沒有離開過家鄉，又不識字，也不會說普通話，祖母還裹著小腳，要他們獨自來台灣，難如登天。

鄧先生盡忠職守，不負眾任，一行四人先到邵陽縣城，搭汽車到衡陽，再搭火車到廣州。他們在廣州等了22天的船，又在船上待了三天三夜才到台灣。父親和母親終於在1949年6月會合，隔年5月我在嘉義市公民路23號出生。1953年8月父親被調派到高雄工業學校服務，我們舉家遷到高雄。對於住在嘉義的這三年，我絲毫沒有印象，只有一張照片證明我曾住過那裡。

在高雄我們住在建國三路56號，而高雄中學的住址是54號，是我家一牆之隔的好厝邊，雄中六年母親天天把中午便當放在學校牆上。五歲時，我去「三民示範國民學校」唸書，國小讀了六年，每天早上從「三鳳中街」的這一頭走到另一頭上學，全程約四百公尺。今天「三鳳中街」已成為台

灣南部最大的年貨街，可和台北迪化街比美，全街都有遮雨棚。「三鳳中街」名稱係因附近有一間「三鳳亭」，這是當地民間的信仰中心，成立於清朝康熙年間，至今已三百多年。

「三」這個字源起於當地的行政名稱為「三塊厝」，「鳳」則是因為附近有個「鳳鼻山」，是鳳山丘陵的一部份。「三鳳亭」所祀主神為中壇元帥哪吒太子，又稱為「三塊厝太子爺廟」。

哪吒廣泛受到中國民間信仰的尊崇。傳說哪吒是李靖之子，上有二兄金吒、木吒，排行第三，民間一般尊稱為三太子，生於九月初九，出生九日後就飛去朝拜如來佛祖，七歲受戒，由佛祖傳授佛法，習成下山。不幸在一次戲水時，誤殺了東海龍王的三太子。他為避免株連親人，命人將他凌遲處死，死前大呼：「削骨還父、割肉還母，不愧父母，恐愧如來」，他的孝行感動佛祖，六月六日以蓮花將哪吒復活，讓其修成正果。

還有一件關於哪吒有趣的佚事，就是元朝在建築大都（即首都）時，城址位於今北京市市區，按《周禮》城牆四面應該各有三道門（一大二小），但大都的北面只有兩道門，傳說主要

是採用哪吒三頭六臂兩足的造型。可見蒙古人也相信哪吒的神威。

我小學一、二年級時，像是一個又聾又啞的孩子，聽不懂同學說的台灣話，也聽不懂老師說的國語，雖會一筆一劃學習寫字，但是完全不懂字意，學注音時，(ㄊ) 、(ㄋ) 、(ㄩ) 、(ㄌ) 分不清楚，常常搞錯。我當時不會說國語，也不會說台語，只會說祖母和母親教我的湖南土話，別人聽不懂，我也不再說了。那時我沒有半個朋友。

三、四年級時，情況有些改善，會背九九乘法表，會加減乘除，聽得懂老師講什麼，可是我沒有考試成績排名的記憶，相信都是放牛班的分數。五年級的老師叫朱聯深，六年級的老師叫王鈞章，兩位都是從青年軍退伍、都寫出一手好字，最後那兩年我才開竅。朱老師要我參加國語演講比賽，幫我準備好講稿，要我背熟，然後矯正我的發音，讓別人聽得懂。王老師則教我們植樹問題、流水問題、時鐘問題...等等。他要我們每天寫一篇作文，教我們如何「起承轉合」。王老師只在三民國小教了一年後，就考上台北的中興法商學院法律

系的夜間部，同時又轉到台北社子國小教書。感謝兩位啟蒙恩師。

畢業後參加最後一次的高雄市省立初中聯考，日後就要「省辦高中、市辦初中」了。當時有三所學校可以選擇：高雄中學、鳳山中學和左營中學。筆試只考兩科：國語和算術。國語作文題目是「收音機的自述」，不難發揮。那年的算術應用題出現一個烏籠，題目是：「某校招收新生七百人，佔在學學生的 7/10，開學前轉走了全部學生的 1/50，問某校尚有學生多少人？」隔天在高雄發行的三家報紙「中華日報」、「台灣新聞報」和「中央日報」都登出它們自己找老師做出的答案，三個答案都不同：980人，1666人和1680人，我自己的答案是一題三解。這時聯招會主委雄中校長王家驥，宣布聯招會的標準答案是1666人，其它兩個答案不給分，引起眾多不滿。最後王校長受不了輿論的壓力，才同意三個答案都給分。

那次聯考有五千多人報名，而高雄中學只錄取三百人，謝天謝地我有幸上榜。新生訓練的第一天，學校就給我們分班考試，題目和聯考的範圍相差十萬八千里，後來才知道那是智商測

驗，目的是要把把新生分出三個實驗班，使用最新的自然科學（包括博物、化學、物理）和數學（包括算術、代數、幾何）的教科書，三年各六本。我被分在實驗一班，學號是 05023。自然科學的老師叫俞永培，數學的老師叫王世厚。那時俞老師，每次月考後，都會要一班的我、二班的蔡崇仁和三班的柯文昌，午休時到他的實驗室去幫忙改別班的考卷。

初一時按身高排座位，我被排在第二排靠左邊窗戶，我的後座是楊西苑，我倆很有得聊，成為好友。他家在左營自助新村 325 號，父親是海軍上校，因為他在北平西苑出生，所以叫楊西苑。有次他請我去他家附近荒郊野外的龜山玩，路邊有很多骨灰罈，但是他都不怕，還把骨灰罈的蓋子打開嚇我。在校午餐時，我都把我的桌椅反轉，和他面對面、一起吃，引起其他同學的注意，有四位加入我們的陣容，他們是黃文芳、鄭隆文、何奇孟和黃順雄。我們這「六人幫」一同吃午餐維持了五年，高三時，楊西苑轉到丙組後，才減為「五人幫」。

有一天我們趴在桌上睡午覺，非常安靜的時候，

楊西苑突然放了一個餘音繞樑的長屁，頓時全班大笑。教官氣撲撲的跑進教室，問說什麼回事，大家回答說有人放屁，但是不知是誰，這時教官更氣了，要我們全班罰站，楊西苑舉手承認是他放屁。最後他被以「擾亂教室秩序」罪名，記小過一次。楊西苑的綽號叫洋狗，因為他姓楊。後來他進台大動物系，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台大任教，聽說當到理學院院長。

初二俞永培老師教到人類血型分類時，他安排我們全班去驗血型。結果出爐後，他大吃一驚，因為全班有三分之一是 AB 型，而正常的比例大約是 7%。我們「六人幫」五人是 AB 型，只有我是 A 型。而且我的哥哥、弟弟、妹妹也都是 AB 型，我例外。據聞 AB 型智商較高，但比較猶太。

有一次在班導師曾國福主持的班會中，「六人幫」的鄭隆文做一個讀書報告。他介紹李宗吾著叫《厚黑學》的書，他說這本書的主題是說：「人的臉皮要厚而無形，心要黑而無色，這樣才能成為『英雄豪傑』」。他也介紹歷史人物中，臉皮的厚薄及心地的黑白，會如何影響一個人一生的成敗。曾老師臉色鐵青，指責鄭隆

文說介紹這本書是不好的示範，鄭隆文也堅持說他只是介紹這位作者提出的學說，是否相信要由讀者自己決定。總之就是兩個人損上了。曾老師說了一句氣話說：「我以後不改你的週記、不改你的作文了。」之後我們常用這句氣話來調侃鄭隆文。

從初中升高中的時候，我們實驗一班有一大半同學符合直升高中的條件，於是學校就把我們全部分在高一 17 組。雄中有個高一的班際足球比賽，我們 17 組的同學，由於初中的體育課時就經常一起踢足球，很有默契，又熟悉環境，有主場優勢，一直踢到總決賽。總決賽那天，許多住在附近的親友們都浩浩蕩蕩來加油，足球決賽，也算社區大事。踢到最後幾分鐘時還是 0 比 0 平手，那時「六人幫」的黃文芳盤球到罰球點附近，然後背對著守門倒腳一鉤，球應聲落網，最後我們以 1 比 0 取得足球賽冠軍。

初三時參加高雄市科學展覽比賽，在展覽期間，認識一位高我一屆的學長陳鈞鈺，那時他最有興趣研究的議題是「永動機」，他想發明一個永遠會動的東西。一年後，他高二、我高一，他拿了一疊自製油印版的

「科學通訊」要我在班上發，文章都是他寫的或是找來的。他高三時轉到台北建中，走前他把「科學通訊」的印章交給我，要我傳承。我只出了一期，寫了一篇「如何製作礦石收音機」，之後「科學通訊」在我手下，無疾而終。

高二我和鄭隆文一同參加高雄市科學展覽比賽，獲得高中組第一名。我倆代表高雄市，參加在台北科學館舉行的全國科學展覽比賽，獲得佳作獎。因為科學館在建中附近，我去建中找陳鈞鈺，下課後他還帶我去附近的牯嶺街逛舊書攤，之後他考上台大植物系。

大三去台大找朋友陳重光時，他說他要參加一位同學陳鈞鈺的喪禮，我說我也認識他，在雄中陳鈞鈺曾把「科學通訊」主編任務傳交給我。於是一起去台北殯儀館禮堂鞠躬致敬告別。陳重光告訴我陳鈞鈺是自殺走的，我心痛如絞，極其哀淒不捨。也許是天才善感脆弱，雖然參加佛學社，仍看不破紅塵，聚散無常，讓我不勝歎歎。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宋代辛棄疾，八百多年前，四十四字，道盡我心。



謎中謎 許瑞蘭

2021年1月11日美國公共電視台(PBS)首映電視記錄片系列-《The American Experience (Season 33)》的第一集 *The Codebreaker* (解碼家), 這部影片改編自名記者 Jason Fagon 於2017年出版的傳記《The Woman Who Smashed Codes》。傳記中的女士係指 Elizebeth Smith Friedman (1892-1980), 她是一位非凡傑出的女密碼學家, 光靠著紙和筆, 沒有計算機, 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破解德國納粹的密碼機 Enigma(謎的意思), 她也破譯了娃娃女士發送的編碼信, 確定了曼哈頓古董玩偶娃娃店主 Velvalee Dickinson 為日本間諜。讓我們談談這頭號女間諜, 娃娃女士的故事。

1942年1月27日, 聯邦調查局(FBI)戰時審查員截獲一信, 因其內容不尋常, 引起了無線電通信局的注意。聯邦調查局調查有關美國國防事務的信息是否正在傳遞給敵人。這信是從 Portland, Oregon 的一名女士, 寄送到 Buenos Aires, Argentina (Señora Inez Lopez de Molinali 莫利納利

夫人)。這信無法送達, 交給了 FBI, 內容可疑, 令人費解。

信中一個奇怪的段落提到「一家奇妙的娃娃醫院, 三個古老的愛爾蘭娃娃進行維修, 一個是背著魚網的老漁夫, 一個是背著木頭的老婦人, 第三個是小男孩...氣球..」。密碼學家 Elizebeth 依直覺本能認為間諜用整句話代替了個別英語字母來傳遞美國軍艦條件和地點的秘密。“三個娃娃”可能是三艘軍艦, 是正在西海岸造船廠修理的美國海軍艦艇。“背著魚網的老漁夫”是一艘被反潛網遮罩的航空母艦。“背著木頭的老婦人”是一艘木製的戰艦。那個“小男孩”是個驅逐艦。“娃娃醫院”是西海岸的造船修理廠, 而“漁網”是指保護西海岸港口的海底網, 而“氣球”是披露了有關西海岸其他防禦設施的重要信息。

在此期間, 又有四封信寄到 Buenos Aires, Argentina 的同一地址“2563 O'Higgins St. 的 Señora Inés LópezdeMolinali”(莫利納利夫人)。但是, 由於“地址未知”, 信件又被退還, 這些信

件交給郵局, 然後又移交給 FBI。寄件人說, 儘管信件中包含的信息與他們的個人生活和愛好是正確的, 所寫信件上的簽名與他們的相似, 但所有寄件人都強烈否認他們寄出任何信件到 Buenos Aires, Argentina.

其中一封信是署名 Mary Wallace 由 Springfield, Ohio 寄發的, 但蓋着 New York 郵戳, Mary 從未去過 New York。信中提到「娃娃 Mr. Shaw 病了, 但很快就會恢復工作」。密碼學家將其譯為「在珍珠港襲擊中遭到破壞的驅逐艦 Destroyer Shaw 號已在西海岸維修完, 不久將重新加入太平洋艦隊」。

1942年8月, 一信由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地址寄發, 但蓋着 Oakland, California 的郵戳。信中提到「在2月份信中的七個小娃娃, 將被修改成彷彿是七個真正的中國娃娃: 父母, 祖父母和三個孩子的家庭」。FBI 確定這封信是在一支船隊抵達 San Francisco Bay 的 Mare Island Naval Shipyard in Vallejo, California 海軍造船廠後不久寫的。這封信載

有關於這些船隻的細節，如果敵軍知道這些消息，對美國有嚴重的傷害。

1942年8月，住在Portland, Oregon 同一名女士，交給FBI一信，但蓋着5月的Portland, Oregon 的郵戳。信中提到「一個暹羅神廟舞者娃娃，雖然在中間撕裂，但是現在已經修復了，我非常喜歡，我找不到這個暹羅舞者的伴侶，所以把一個普通的娃娃改成另個暹羅舞者娃娃」。密碼學家將其譯為「一艘精美的航母軍艦被魚雷擊壞中間，但是現已修復，他無法得到隊友，一艘普通的軍艦正在被改換裝備成第二艘航母航空母艦.....」。信息與USS Saratoga 航空母艦造成的損壞相匹配，在Puget Sound 海軍造船廠修理，然後轉移到San Diego, California 的海軍基地。

有一信由住在Spokane, Washington 的一女士，交給FBI一信，但蓋着Seattle, Washington 的郵戳。信中提到「一個著hula草裙舞裙的德國濃湯娃娃，已送往Seattle修理，將在2月的第一周完成」。海軍當局向FBI證實，在珍珠港受損的一艘船在Puget Sound 海軍造船廠修理，並在信函所述時間完成。FBI根據原始簽

名的副本，證實所有五封信的簽名是偽造的。儘管使用不同的打字機來撰寫，但打字特性卻表明這些是由一個人寫成的。密碼學家的結論是，這些信件中包含代碼文字，傳達有關美國武裝部隊，美國海軍艦船位置，維修的信息，重點是珍珠港受損的軍艦。

住在Colorado Spring 的女士認為紐約娃娃商店的Mrs. Velvalee Dickinson (迪金森太太)偽造了她的簽名寫信。FBI確定了其中一女士，過去從那裡收到的有關娃娃的信件，其中一封給Buenos Aires, Argentina。因此，確定偽造信是迪金森太太寫的。根據調查，所有女士都懷疑迪金森太太是犯罪嫌疑人。所有女士都是娃娃收藏家，都在迪金森商店購買娃娃，都與迪金森太太有生意書信往來。

到1942年8月總共有五封類似的信。除了一女，其他都住在落磯山脈以西。特工們採訪這五名女士，她們都否認寫信，否認認識阿根廷的莫利納利夫人。由於阿根廷的法西斯(Fascist)傾向，阿根廷的郵件受到密切監視。

Velvalee Dickinson(迪金森太太)1893年出生於Sacramento, California。

1918年畢業於Stanford大學，但直到1937年1月才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她聲稱因為她沒有將書籍還給Stanford大學圖書館。1920年代中期，Velvalee Dickinson受僱於San Francisco 一家銀行。1928年至1935年，她在第三任丈夫Lee Terry Dickinson 加州農產品經紀公司任職，公司有許多日本客戶，所以這對夫婦活躍在日裔美人協會。1930年代Dickinson在San Francisco 期間曾參與日本組織協會。奇怪的是，當經紀公司垮臺，他們被踢出日本組織協會時，日本駐舊金山領事館的專員幫他倆支付他們會費，恢復迪金森夫婦的職務。

1937年秋天，迪金森夫婦從三藩市搬到紐約曼哈頓。她在Bloomingdale 百貨公司的娃娃部當售貨員。根據娃娃歷史學家的說法，娃娃收藏是當時由當地俱樂部、專業轉銷商和狂熱的愛好者支援起來的一種新興的消遣。1941年10月，她在718 Madison Ave 開設古董娃娃商店，迎合富裕的收藏家和業餘愛好者的興趣。她的丈夫通過處理交易的會計記錄（包括涉及向全美國有影響力的人）來協助其妻子經營娃娃業務。迪金森通過與

收藏家的通信，和在《美麗之家 House of Beautiful》，《城鎮與鄉村 Town and Country》做廣告宣傳。但當 FBI 調查這娃娃業務時，懷疑他們收入能否超過支出，其中包括奢侈購買唱片。FBI 也懷疑她的旅行費用，她每年至少去加州一次花很多錢。儘管她的丈夫健康不佳，她還是加入了紐約的日本研究所，並經常光顧日本俱樂部（Nippon Club）和紐約日本研究所（Japanese Institute），成為日本總領事的好友，她也是 Washington DC 日本海軍武官橫山一郎 Ichiro Yokoyama 的好友。

FBI 對她在 1942 年 1 月至 6 月（發送信件的時間）活動的進一步調查顯示，這對夫妻曾到過這些地區，住在有關城市附近的旅館。FBI 還確定迪金森太太使用旅館裡的打字機來撰寫寄到 Buenos Aires, Argentina 的信件。

1944 年 1 月 21 日，聯邦調查局探員在曼哈頓中城的一家銀行金庫逮捕她，在她的保險箱裡發現了 15,940 美元，其中三分之二，可追溯到日本領事館。這筆錢由 New York 日本海軍檢查官辦公室的 Yuzo Ishikawa 手中，轉移到她。

迪金森太太因間諜罪和違反戰時審查法的雙重指控被傳訊，保釋金為 25,000 美元。兩周後，聯邦大陪審團起訴她。

迪金森太太告訴 FBI，保管箱中的錢來自保險公司，儲蓄賬戶和她的娃娃生意。但隨後她卻改口，她在丈夫死亡後，發現丈夫藏錢，丈夫沒有告訴她錢的來源，但她認為丈夫是間諜，這筆錢可能來自日本駐 New York 的領事館。據了解，丈夫於 1943 年 3 月 29 日心臟病去世，醫生對他丈夫的身體健康檢查顯示，在日本人付款時，他的丈夫的智力已經損害，她的丈夫從未見過 Yokoyama，不可能有交易。

政府的證據包括美聯儲的筆記和機密線人的證詞。還提供了有關阿根廷信件的證據和偽造的簽名，每封信都是用迪金森一家租用的旅館的打字機編寫的。此外，信的日期和地點與這對夫婦前往信件發源地的旅行相吻合。據稱，當迪金森太太不為人知的日本人停用 Buenos Aires, Argentina 位址利用來收間諜報告時，這一陰謀就破了。密碼學家 Elizebeth 就信件作證，聲稱迪金森使用了一個基本的「公開代碼」，用整句話代

替了個別英語字母來傳遞美國軍艦的秘密。

1944 年 2 月 11 日，迪金森太太在 New York 被聯邦大陪審團起訴《違反審查制度 Censorship statutes》》，判處十年監禁和 10,000 美元罰款。她不認罪，取而代之以 25,000 美元的保釋金保釋。FBI 的持續調查導致 5 月 5 日第二次起訴，這次指控是《違反間諜法與敵人交易 Violating the espionage statutes》。迪金森的審判原定於 1944 年 6 月 6 日進行，但因為 D-Day 入侵歐洲而延期。1944 年 7 月 28 日，美國檢察官與她達成交易，駁回了《間諜與貿易法》的起訴書，她承認了違反審查制度罪行，並同意提供有關日本情報的活動。

她承認自己用與顧客的通信來偽造她們的簽名，打了偽造信件寄到 Argentina，這些信件傳達了有關珍珠港受損船隻修復的信息，娃娃的名字與解釋所涉船隻類型的清單相對應。她還說，1941 年 11 月 26 日左右，日本海軍武官 Yokoyama 已經在其娃娃商店中，用其信件使用說明，向日本官方提供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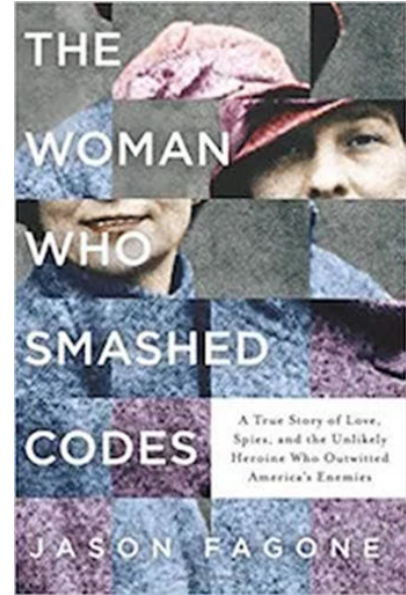
1944 年 8 月 14 日迪金森出庭被判刑。她身穿黑色衣服，白色針織手套，體

重只有 90 磅，仍然強辯，哭泣的請求憐憫，仍然聲稱自己的清白，她再次把間諜罪賴在已逝的丈夫。宣判後，法官責罵說：「很難相信，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國家安全，正在進行戰爭生死搏鬥...作為公民，接受過大學教育，甚至向日本人從事間諜活動，接近叛國罪」。依法判處最高刑罰，監獄十年和 10,000 美元的罰款，她被關押在 Alderson, West Virginia 的聯邦婦女懲教所。

她於 1951 年 4 月 23 日，有條件假釋，接受聯邦法院系統的監督。獲釋後，她更名為 Catherine Dickerson，她回到了紐約，並與 Eunice Kennedy (Joseph Kennedy 的第五個孩子) 保持著朋友和秘書關係，她參加了 Eunice 1953 年的婚禮。根據 1952 年的雜誌報導，她在城市醫院工作。她的假釋於 1954 年結束，她一獲釋就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

二戰後 FBI 局長胡佛進行媒體宣傳活動，聲稱破解密碼是 FBI 的功勞，威脅 Elizebeth 簽一誓言，保證沈默終生，完全抹殺她和團隊的貢獻。wikimedia commons 解密後，她的成就才曝光，2020 年七月，美國海岸警衛隊，將第 11 艘 Legend-class 武裝快艇 The USCGC

Friedman (WMSL-760) 以 Elizebeth Smith Friedman 為名。



憶往隨筆 (89) - 蔡永賜博士

蔡紀平

人生就像花草樹木，有開花結果子，過一段時間會慢慢凋謝消失，落地歸回到土壤中。生命的奧秘不容易了解，為什麼有人那麼傑出與眾不同讓人敬佩。我最敬愛的堂兄永賜博士就是生命中的奇特人才，他已去世離開人間，我們為他惋惜不捨。

他于1930年出生在台灣玉里小鎮。此鎮是日本時代台灣東部特別規劃的行政高級市區。因為他父親，我的大伯父，是一位精明的醫師。早日從小就帶領家裡五兄弟到日本求學。並畢業於日本京都非常有名的醫學院，回台後到玉里開醫院診所。當時永賜堂兄就這樣與一些親戚們過著簡單純樸的生活，他從小非常有智慧和聰明，並帶有親和力和領導魅力是大家的跟班。

他父親看出這個特殊的小孩與眾不同，又把他送到日本京都友人家住宿，並到附近的同志社中學上學。初中快畢業時，正遇到二戰快結束的時候，也是戰爭最激烈的時候。許多學生趕快逃離京都免受美軍轟炸，所以他也跟著大家跑路，沿著

朝鮮到東北滿洲國聯軍屬地避難。其間遭受許多的苦難，他常提到一些話題包括他被俄軍扣押的驚險過程，和運用智慧逃過一劫。經過一段辛酸的奮鬥終於回到台南母親的故鄉，繼續完成中學並進入台灣大學物理系，而後往美國留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

人生學習的過程他已達到最高峰，在1960年受邀請到羅切斯特核能會議發表他的實驗報告和結論，在微粒中找到更小的粒子和隱藏其中的巨大能量。他並到史丹福大學任教，並在線性加速器部門幫助計劃二英里長加速器的建造過程。這段時日是他最得意的時刻，因為用大部份時間精心貢獻他的才華學識和物理粒子的研究。使後來研究高能量物理，有更好的儀器工具或加速器來幫助發掘新能源。使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都要用他的論述繼續發揮。當然他也曾享受過在瑞典諾貝爾頒獎典禮的餐宴及演說。同時也周遊世界各地為史丹福大學，尋找訪問許多地區，發掘各地特殊人才或年青才子前來大學研究，這些光榮和

名譽是他一生的驕傲。

他對政治也非常關心，時常分享研讀美國對外對內的各種政策，使我們住在美國更了解世界局勢。除此之外也喜歡運動，在一次學校活動中有騎馬活動，因馬知人性會騎不會騎，馬都有靈感。他看到一匹馬誰都騎不動，他就跳上馬背，馬即馴服聽命他指揮。同事問他如何有此的魅力？他才透露，在朝鮮逃難時，同學朋友家是牧場，他曾接受管理馬場一職學來的一招，剛好用上，真是時勢造人才苦盡甘來。

他也喜歡種菜水果，並與孫兒女共渡晚年。有如此甜蜜的家庭讓大家非常羨慕。再見了，我最敬愛的堂兄。

白衣女郎

子詩

March, 2021

致中是在一次台灣人的聚會中認識她的。那天晚上，她穿了一件純白色的絲質洋裝，黑亮的長髮紮了一只同色的蝴蝶結，一副說不出的清麗脫俗，在一群人中，顯得特別搶眼。致中第一眼見到她，就被她強烈地吸引住了。整個晚上，他想盡辦法地極力討好她，沒想到她擺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來，對他不理不睬。她那種拒人千里的態度，並沒讓致中退縮，他一點也不死心，愈發對白衣女郎產生了好奇與愛慕之心。以後的一串日子裏，他對白衣女郎展開了一連串的爱情攻勢。在致中猛烈的追求之下，凱倫終於心軟了，她答應了跟他一起去看電影，那是他們首次的約會。

後來他們又約會了好幾次，由凱倫的談話中，他知悉凱倫的雙親在一次飛機失事中，雙雙死亡，留下了她和弟弟比利，兩人相依為命。

致中永遠忘不了第一次見到比利的情景，那天晚上，他送凱倫回家時，出來開門的是比利。乍一見到他的臉孔，致中不禁大吃一

驚，原來他們是孿生姐弟！同樣的高額頭，尖圓的下巴，帶笑的眼睛，以及一頭濃密的黑髮，他們兩人長得那麼像，彷彿從同一模型裏鑄造出來似的。

比利忍不住惡作劇地大笑了起來，他向致中眨了眨眼睛，笑著問：「凱倫一定忘了跟你提起，我是她的孿生弟弟，對不對？」致中承認地點了點頭。

「我們兩人長得實在太像了！」凱倫笑著說：「很多人第一次見到我們時，都忍不住吃了一驚。」

「我是張致中。」致中伸出了手來，藉以掩飾剛才的失態。

「凱倫常常提起你。」比利跟他握手。「很高興認識你。」

「你在IBM做事？」致中禮貌的問。

「嗯。」比利點點頭，他眉毛一揚：「你怎麼知道？」

「凱倫告訴我的。」致中說。

他們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他對比利頗有好感，到楊家走動得更加勤快了。

夜已深沉，四周靜寂無聲。致中拖著一身疲累，從實驗室回到了家。他用鑰匙打開了大門，驀地，一陣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打破了四周的靜謐。

「哈囉。」致中拿起了聽筒。

「致中，我是凱倫。」她說：「我們要搬家了。」

「搬家？！」致中心猛一驚，手裏的聽筒差點掉到地下，他趕緊問：「什麼時候？」

「月底。」

致中悲哀地想，他們相聚的時間已不多了，只有短短的兩個禮拜。

「搬到那裏？」他強迫自己問。

「賓州。」

他曾聽凱倫提起過，她的外祖父住在賓州。一陣長長的沉默在他們之間散佈開來，最後凱倫終於打破了沉默：「我喜歡碧翠斯鎮，不過，比利想搬去賓州，我也不便反對。」她的語氣裏透露出一股無奈的意味來。她和比利住在碧翠斯鎮，碧翠斯鎮離林肯市約三十哩。

「其實妳也不一定要跟著他去！」致中努力地想說服她：「妳可以在林肯市找個事做，現在該是妳自立的時候了。」

「自從雙親去世後，我們姐弟倆相依為命，我捨不得讓他一個人走。」凱倫低聲地說。

後來無論致中怎麼說，始終無法讓她改變心意，最後他只好放棄了想說服她的念頭。

時光流速。一眨眼間，兩個禮拜過去了。那天晚上是凱倫留在碧翠斯鎮的最後一夜，致中請凱倫到林肯市一家豪華的法國餐廳吃飯，飯後，他們又去看了一場電影，致中方才送凱倫回家。

凱倫打開大門，走了進去，致中隨著她走入屋內，屋子裏面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到處都是光光空空的，一副即將人去樓空的景象。致中記起了他第一次來時的情景，空氣中彷彿還盪漾著他們往昔的笑聲，而如今兩人卻要分離了，心中不禁難受起來。

凱倫的眼光落在他的臉上，她彷彿瞧出了他心中的那份難受來，放柔了聲音說：「我們去後面的花園走一走。」

致中同意地點了點

頭。

他們一起走到花園裏，凱倫在花園旁邊的小石几上坐了下來，致中斜斜地倚靠在花園的拱門上，冷冷的月光投在地上，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又細又長。

他癡癡地望著凱倫的側影出神，今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高領洋裝，袖口及高領上面各鑲了一道乳白色的蕾絲花邊，在月光的照射下，她全身似乎發出了一層聖潔的光輝來，令人不敢逼視。

「我知道妳不想離開這裏。」致中忽然出其不意地說。

凱倫輕聲地嘆息了，她幽幽地說：「我是不想離開這裏，但是我沒有其他的選擇。」

聽了她的話之後，致中心裏不由地漾起了些微的希望來。

「妳可以留在這裏，讓比利一個人去賓州。」他說。

「我們姐弟倆相依為命，我不能離開他。」她搖著頭說。

「妳不能走！」致中情緒非常激動，他不覺地衝口而出：「我不要失去妳！」他在內心吶喊著：我不要妳離開我！我要緊緊地抓住妳的手！我要妳永遠陪

在我的身邊。

凱倫把視線投向他的臉上，她深深地注視著他，彷彿要望進他的眼裏似的，好一會兒，她方才把視線轉向玫瑰花叢中，驀地，一副可怕景象從腦裏一閃而過，她不由地打了個冷顫。她努力地思索著，到底以前曾經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情呢？竟使自己變得那麼害怕？為什麼自己一點也記不起來呢？她臉上現出一副茫然之色來。

致中再也忍不住了，他鼓起全身的勇氣問她：「妳愛我嗎？」這句話已梗在喉嚨裡好一陣子了。

他的話把她拉回到現實裏，她用一種空洞而又遙遠的聲音回答：「我不知道。」

聽了她的話之後，致中不禁大失所望，他懊惱地想，自己為什麼要在此時向她表白？現在碰了一鼻子的灰，我現在該怎麼辦呢？

凱倫彷彿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她蒼白著臉孔說：「我是個不祥的人，以後你一定會找到一個比我的好的女孩。」

致中在拱門下坐了下來，凱倫站起身來，在他的身邊坐下，她輕輕的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會永遠記著

你。」她輕聲的說。

致中伸出右手，擁住了她。一陣微風吹過，把她的髮絲吹拂到他的臉上，軟癢癢的，他的心跳加速起來，情不自禁地向她的頭髮上吻去，嘴唇移到耳朵，接著是頸項，然後他的嘴唇印上了她的，他們緊緊地擁吻在一起。

「噢，致中。」她呼吸急促地。「我們不能這樣做。」

凱倫腦裏一時又閃過那副可怕的景象來，猛地，一陣椎心的痛楚向她襲擊了過來，同時心裏竟升起了一種邪惡的歡悅來，歡悅與痛楚像兩條毒蛇般地糾纏在一起，好似要把她整個人撕裂成兩半似的。

凱倫用力地推開了他，她眼睛裏發射出一種野獸般的瘋狂光芒來，雙手掩著臉孔，向屋裏狂奔了過去，留下了他一個人在花園裏

過了許久，凱倫一直沒再出來，最後致中只好一個人，怏怏不樂地離開了楊府。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致中就起床了，他走進浴室，鏡子裏出現了一張蒼白的臉，臉上兩隻深陷的眼睛，顯示一夜無眠的痕跡。

牆上的大鐘敲了六

下，他想起了昨晚沒有好好的跟凱倫道別，以後不知何時才能見面，心裏不覺地起了深深的悔意來。他不能就這樣讓她走，他一定要再見她一面。

他開了車子，車子向碧翠斯鎮駛去。

致中把車子停在街邊，他打開車門，向大門走去。

他按了一下門鈴，沒人應門，他又按了一下，還是沒人來應門。大門是虛掩著，他推了一下，大門打開了，他走了進去。

「有人在家嗎？凱倫？！比利？！」

他喊了幾聲，沒人回答，他向凱倫的臥室走去。

他在臥室前面停了下來，正想伸手敲門之時，背後傳來了一陣故意壓低的聲音：「張先生，那是凱倫的房間。」

致中轉過身來，一位穿著長褲的瘦長身影站在樓梯下面的陰暗角落裏，看起來好像是比利的模樣。

窗外射入一絲微弱的光線來，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頭參差不齊的短髮，短髮下是一雙柔和的眼珠，那雙柔和的眼珠看起來是那麼地熟悉，咦！那不是凱倫的眼珠嗎？他揉了揉眼睛，再仔細一瞧，不覺地脫口而

出：

「凱倫！」

「凱倫昨晚一夜沒睡，讓她好好的休息一會兒，不要吵醒她。」對方清了清喉嚨，壓低了聲音說。

致中把一切都收進了眼裏，他也不點破，正好他心裏有好多的疑團，他打算趁此機會，向她問個明白。

「比利，我能跟你說幾句話嗎？」致中說。

對方學著比利，把眉毛一揚，同意地道：「好吧。」

說完，她向客廳走去，致中跟隨在後，她背後的短髮參差不齊，顯然是她自己用剪刀把一頭長髮剪短的。

他們在壁爐的前階坐下來，她兩腿斜斜的交叉著，坐姿優美，與她所穿的男人服裝極不相稱。

「比利，你為什麼要搬家？」

她輕聲地嘆息了一聲：「噢！說來話長，這一切都要從前年的暑假說起。」她眼睛木然地望著遠方，輕聲的說：「那年暑假，我大學的美國同學從東部來找我，在我家住了一個禮拜。他外表英俊，很會說話。凱倫對他產生了好感，沒想到凱倫竟被這個狼心狗

肺的人強暴了！他……」說到這裏，凱倫再也說不下去了，她嘴唇發白，眼裏射出一股瘋狂的光芒來。

致中疼惜地望著她，他想把她擁入懷裏來安慰她，他想叫她不要再說下去，不要再傷心了。但是理智告訴他，只有讓她把心裏的那段恨事全盤道出，她心裏的創傷，方能有點復原。理智與感情兩股力量在他心裏交戰了許久，最後理智終於戰勝了感情，他鼓勵她說下去：「後來呢？」

「他臨別的前一天晚上，我們兩人一起出去喝酒，喝得大醉回家。回家之後，我倒頭便睡，醉得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醒來之後，方才發現他已不告而別。後來我在後院裏找到凱倫，她癡呆地坐在秋千上，腿部青紫了一大片，左臉頰高高地紅腫起來，她身上的睡衣已經撕裂了好幾處，幾乎有半個身子裸露在外面。我趕緊脫下了身上的睡袍，披在她的身上，把她扶入屋裏。」眼淚沿著她的臉頰流了下來，她低聲啜泣著。致中輕輕地用手拍著她的肩膀，口中說：「不要哭！不要哭！」

慢慢地，她停止了哭泣，繼續說了下去：

「以後的一個月裏，她不言不語，不哭不笑，整日枯坐在屋裏，彷彿生命已走到盡頭似的，直到那天為止。我還記得那天早上，我進去她房間的時候，一絲陽光從窗簾的空隙間射了進來，照在她的臉上，她口裏不安地嚶語著，翻了一個身，太燥熱，又翻了一個身，眼睛在陽光裏睜開。她看到了我，笑容在她臉上盪漾開來，喔！那是世上最美麗的笑容。她開始大聲嚷著肚子餓，又吵著要出去買衣服，以後她打算只穿白色衣服，目前她只有一件白洋裝，一件當然不夠，非多買幾件不可。」

致中想，她的衣服果然全是白色的，白色是聖潔的象徵，大概她覺得身子已被人污辱了，唯有白色衣服，方能洗滌身子的骯髒與不潔之處。

「以後我有一次不慎地提到了那個惡人的名字，她馬上熱切地問我，吉米為什麼那樣久不來玩？他結婚了嗎？彷彿一點事也沒發生似的，我這才醒悟到原來她把那段被人污辱的情景，全部地從記憶裏抹煞掉。」她聳了聳肩，不在乎地說：

「那是一件不光榮的事，她能夠全部忘掉也好，這樣反而省事。」

「你在林肯市的IBM做事，為什麼不住在林肯市？」致中忍不住問。

「去年內大有個韓裔學生對凱倫發生興趣，凱倫也很喜歡他。那天晚上，他們看了一場電影後，一起在校園裏散步，在月光下，他情不自禁地吻了凱倫。凱倫回家後，情緒顯得極不穩定。半夜時分，我被一陣哭笑聲吵醒，她哭了一陣，又狂笑起來，口裏胡言亂語，漸漸地失去了神志，我只好把她送去精神病院治療。她在精神病院住了整整一個月才出院。她出院後，我怕她觸景傷情，所以才從林肯市搬來此地。」

聽了她的話之後，致中終於明白了比利的一番苦心，一定是比利發現了凱倫喜歡他，生怕凱倫會舊疾重發，所以才煞費周章地向公司請調到賓州。

「昨晚她離開了你，獨自一個人在房間裏哭泣。我問她為什麼哭？她說你吻了她，當時她心裏充滿了邪惡的歡愉。突然，她臉上露出瘋狂的神色來，她用雙手搥打我的胸膛，又哭又叫地控訴我搶去了她的位置。她說，她比我先出世，她應當是男的才對，男人力氣大，很少會被人強暴。她一面用手撲打我的臉，一面哭喊

著：我應當是男的！我應當是哥哥！終於她哭累了，軟倒在我的臂彎裏。」

淚水溢滿了她的眼眶，她的嘴唇顫抖著，整個人看起來是那樣的孤單與無助。

「凱倫！」致中愛憐地喊了一聲。

凱倫大聲地哭泣著，淚水像斷了線的風箏般地向大顆大顆地流著，她彷彿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似的。

致中又喊了好幾聲，凱倫仍然沒有回應，她只顧自己哭泣著，根本就不理會他。他猛然醒悟到凱倫又病發了，現在的凱倫已經把他們的那段感情從記憶裏整個拔掉，她在她的眼裏只是個不相干的陌路人而已。她現在最需要的是醫生的治療，而不是他能力所能挽回的了。

他想，原來凱倫具有雙重人格，當她忍受不住精神上重大的壓力，整個人處於精神崩潰的狀態時，她的另一種人格就會跳出來保護她。她跟比利是孿生姐弟，精神上常常會有互通的現象發生，比利就是她的另一種人格。

想到這裏，致中心灰意懶地站起身來，他向凱倫說：「我走了。」

凱倫仍然沒有應聲，

只是哭泣著。致中垂頭喪氣地向大門走去。他打開了門，遠遠看到一部紅色跑車向他駛來。紅色跑車在屋前停下，一位中年紳士走了出來，然後他看到了比利。

「你一切都知道了？」比利微揚著眉毛問。

致中神色黯然地點了點頭。

「這是卡特醫生，凱倫以前在林肯市的心理醫生。」比利向他介紹著。

致中無言地跟卡特醫生握了握手，然後心情沉重地轉身向自己的車子走去。他一邊走，一邊悲傷地想，現在凱倫已經把我們之間的那段感情，從她的記憶裏連根拔起，她的心中再也沒有我的位置存在，我們兩個人終歸是有緣無份，現在該是我放手的時候了。

那是致中跟白衣女郎最後一次的相聚，後來他們再也沒見過面，兩人就此分手了。



- ◆ **Bio information for the “Who’s Who”**

There were 358,000 Taiwanese Americans in 2010 and there are only 2,310 names collected under the “Who’s Who” of our website. It has not been easy to convince people to provide Bio information. You do not need to be very successful or famous. If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Taiwanese American, could you download and fill out the form on <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2212-blank-bio-form/> or just send the text information with one of your favorite photos to the Archive’s email address?

If your Bio is already collected on our website, we thank you. Please review and let us know if any updates are needed.

Recent Posts



783. 戴琪：拜登提名任貿易代表的「中國通」華裔律師是誰？/01/2021
[...]

[Read more...](#)



2. 蕭美琴出席拜登就職典禮，1979年來首次正式獲邀Taiwan's top envoy to U.S. Hsiao Bi-khim attended Biden's inauguration
[...]

[Read more...](#)



169. 偏鄉孩子牙齒的守護者--門諾林賜聰醫師不捨孩子蛀牙/01/2021
[...]

[Read m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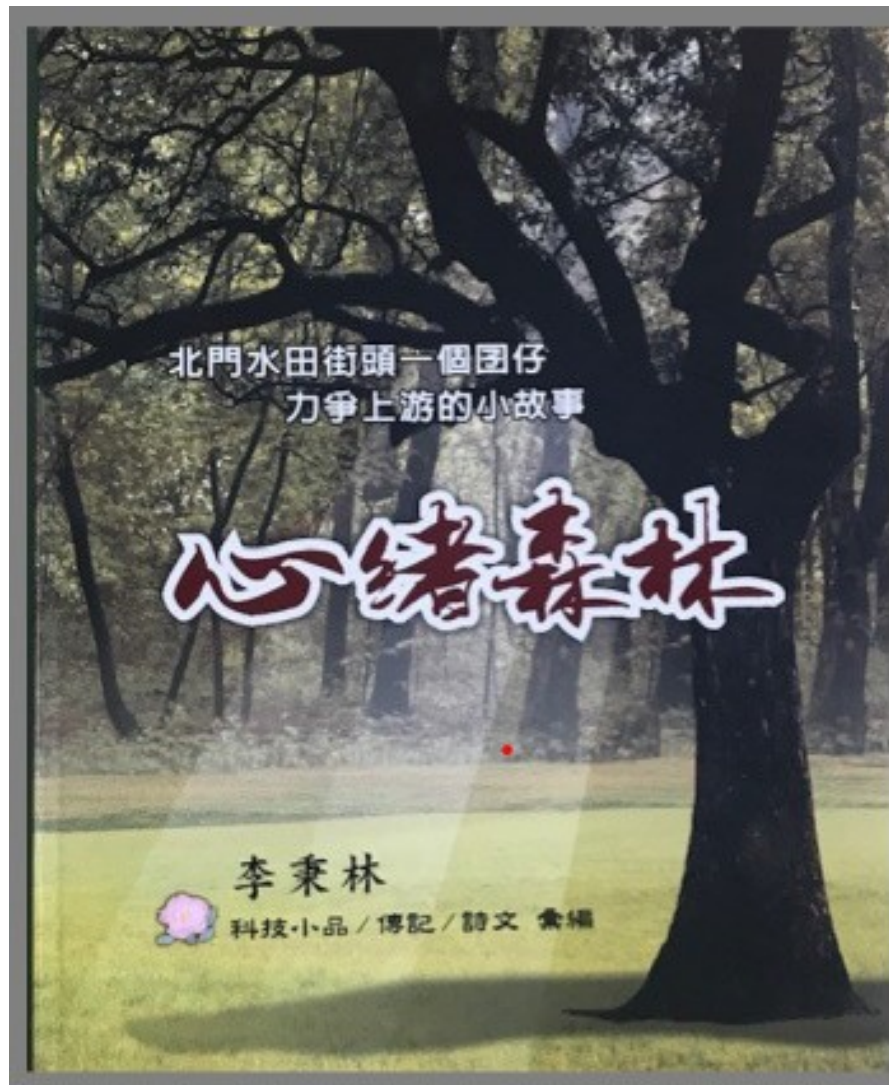


1. 美國國務院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
Lifting Self-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01/09/2021
[...]

[Read more...](#)

- ◆ Donation in January

1. [《心緒森林》 by Dr. Biing Lin Lee 李秉林博士](#)



[Read more...](#)

2. 《那年夏天》 donated by 蔡淑媛(翠屏) Susan Tsay



[Read more...](#)

3. [《台美人生活心聲》](#) donated by [北加州東灣台美人長樂會](#)



[Read more...](#)

4. [《台美人天涯遊蹤》](#) donated by [北加州東灣台美人長樂會](#)



[Read more...](#)

5. 《東灣台美人長樂會五週年紀念冊》 donated by 北加州東灣台美人長樂會



[Read more...](#)

- ◆ **An Oil Painting Collected**



[“余忠村博士與布袋戲偶Dr. Rex Yu, with Taiwanese Hand Puppet”](#)
[by Nami Yang \(李淑櫻\) Oil on canvas, 16” x 20”](#)

- ◆ **Translation from Hanji to English**

Could you translate your Hanji articles on our website to English? You would be the best person to translate your own article. With our small team trying to translate many thousands of articles into English would take a long time. Even with Google Translate, we still need a lot of efforts to make it better. If many of you could help, we will have more articles to share with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sooner.

- ◆ **Looking for WordPress Experts**

After seven years, there are almost 10,000 posts on our website. We are working on reorganizing all the collected data, and finding a better way to display them on the website. If you are a WordPress expert and could help us with your suggestions, please let us know.

• **Progress in January 2021**

There are 41 new subjects collected in January and the total posts are 9495.

[Manage your subscription](#) | [View online](#)

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s 台美史料中心

<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Email: info@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 2021 T. A. Archives 咱台美族的夢 · 有您的支持與相伴 · 美夢會成真。

With your support, Taiwanese American dreams will come true.